

浅析井伏鱒二《遥拜队长》中的空间叙事

于 洁

提 要：井伏鱒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作了一系列以“平民与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发表于1950年的《遥拜队长》尤为具有代表性，被誉为战争文学的杰作，在井伏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说描写了二战期间，一位在战场上负伤归乡的陆军下级军官冈崎悠一，因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陷入荒诞境地的故事。作品通过叙述者的转移、从“战场”到“家乡”的空间切换，以及主人公家庭、部落乃至国家的社会空间等更广阔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战争对个体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小说通过讽刺冈崎悠一这一可怜而悲哀的战争牺牲者，对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本文以“空间”为关键词，分析作品中体现的各种空间类型，并探讨作家、作品与空间之间的联系。结合二战的历史背景，凸显战争对国民生活的破坏，强调反省战争、珍惜和平的必要性。

关键词：《遥拜队长》；井伏鱒二；空间叙事；战争

An Analysis of Spatial Narratives in Ibuse Masuji's *Lieutenant Lookeast*

Yu Jie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buse Masuji created a series of novels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civilians and war." Among these, *Lieutenant Lookeast*, published in 1950, stands out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and is hailed as a masterpiece of war literature, holding a significant place in Ibuse's creative career. The novel depicts the story of Okazaki Y ū ichi, a lower-ranking army officer who, after being wounded on the battlefield and returning home, finds himself in an absurd situation due to the deep-seated influence of militaristic ideology. The work uses the narrator's transitions and the physical space shifts from "battlefield" to "hometown," alongside broader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social spaces of the protagonist's family, village, and n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war o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satire of the pitiful and tragic war victim Okazaki Y ū ichi, the novel delivers a profound critique of war. This paper uses "space" as a keyword to analyze the various types of spaces represented in the work and explor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the work, and space. By incorporat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orld War II, the paper aims to highlight the destructive impact of war on national life and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of reflecting on war and cherishing peace.

Keywords: *Lieutenant Lookeast*; Ibuse Masuji; Spatial Narratives; War

引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各种国策文学团体开始创立，“笔部队”被派遣到世界各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在国家“非常时”阶段受到了支配阶层的严格管制。1941年，井伏鱒二作为陆军宣传班成员被征用一年，并被派往新加坡。结束征用后的1950年，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遥拜队长》。^[1]井伏一生经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时代，擅长从普通民众视角出发，用朴实且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书写战时及战后的日本社会状况，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井伏文学”。

尽管经历了二战前后的动荡历史时期，但井伏鱒二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其作品，无论是早期名作《幽闭》《屋顶上的沙凡》等，还是鼎盛期的原爆文学巅峰之作《黑雨》，乃至后期的纪行、随笔，都善于展现各种“空间”，呈现出广泛的空间视角，这种空间叙事在《遥拜队长》中尤为突出。空间叙事具有以时间存在、空间和因果为逻辑基础的特点，构成了一种同存性和共时性的空间并置结构体系，是一种“时空复合体”的方法论^[2]。《遥拜队长》中不仅描绘了物理空间的转换，还深入挖掘了与权力空间、社会空间的复杂交织，展现了战争对人类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井伏鱒二通过多重空间维度，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影响。空间叙事的运用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深度，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解视角，使他们能

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反思战争的必要性。井伏鱒二的“空间叙事”既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感，又凸显了“井伏文学”的独特魅力。

一、井伏鱒二和《遥拜队长》

井伏鱒二（1898–1993）是日本著名作家，在日本文坛占据重要地位，他一生获得过直木奖、读卖文学奖、野间文艺奖等多个奖项。

（一）征用作家的战争经历

井伏鱒二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1923年到1929年初期的习作时代，1929年到1945年战败，日本战败直至1966年《黑雨》完成迎来全盛期以及之后以纪行、随笔为主的后期时代。^[3]1941年11月开始这一年，井伏鱒二被征用为陆军宣传班一员，由轮船送往南方。这艘万吨级的船上有丙班一百多人前往缅甸，乙班一百多人前往英属马来亚，其中就有井伏鱒二。期间，十几位新闻记者发行了名为《南航新闻》的日刊报纸。

井伏鱒二征用期间在新加坡（当时称为昭南）从事日语报纸的编辑。以井伏为首，很多作为军队报道班被征用、动员到南方战线的文学家，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了言论报国会、文学报国会等，召开了将占领地的文学家聚集在一起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文学被当局利用为宣扬国威、激发斗志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央公论》《改造》等综合性杂志和许多文艺杂志被停刊、合并，写作活动和出版情况日益窘迫。^[4]征用经历对他的战争

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后，井伏继续创作文学作品。这个时期有名的作品有《遥拜队长》《今日休诊》《珍品堂夫人》《站前旅馆》等。

征用期间的长篇连载小说《花之城》与其他“国策文学”相比，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日本士兵，对军国主义进行附和，但也没有明显的反抗或抵抗。相较于此，结束征用回国后发表的《御神火》《祭钟日》《遥拜队长》等作品，从普通民众视角批判地看待战争，着眼于因战争破坏日常生活、遭受折磨的普通民众。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井伏鱒二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文学主体性，而不追求“国策文学”潮流。

（二）《遥拜队长》的背景和主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众多有良知的作家摆脱军国主义的禁锢，积极创作了大量揭露日本战争暴行和描述战争灾难的反战作品，迅速形成了反战文学思潮。这些作品不仅探讨了战争的破坏性与残酷性，还关注战争造成的身心创伤、原子弹爆炸带来的灾难，以及反战和平等多方面内容。井伏鱒二战后的诸多作品也是如此，比如原爆小说《黑雨》和短篇小说《遥拜队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的开始，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使得整个东亚陷入战火。井伏鱒二作为战争亲历者，通过《遥拜队长》这一作品展现了战争对个体精神的长期侵蚀和对社会秩序的深远影响。该小说也被作为反战作品译介至中国。小说描绘了因战争而精神错乱的主人公冈崎悠一的生活状态。故事围绕冈崎悠一在战场归乡后，精神异常，发病时表现出“疯狂”的行为展开。作为一名军国主义狂信者，冈崎悠一在负伤回

乡后，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坚信战争未结束，并在村中进行遥拜和训辞等荒唐的军人行为，甚至强迫村民配合他的军事举动。《遥拜队长》的叙事在空间上展现了从主人公的家乡到战场，再到家庭、部落乃至国家的多重空间。空间叙事作为二十世纪初西方叙事理论转向的重要内容，主要关注叙事与空间的关系。^[5]叙事不仅仅是时间的流动，也涉及到空间的维度。空间叙事学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探索其空间结构、空间形式等元素。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空间数次从家乡跳转到多人记忆回溯中的战场空间，形成了复杂的空间交织。

在《遥拜队长》中，小说通过描绘从战场到家乡的物理空间转换，突出了战争对士兵生活的颠覆性影响。冈崎悠一从马来半岛的战场回到日本家乡，这一物理空间的转变不仅展示了地理上的变迁，更象征了从战时到战后的巨大心理落差。战场代表了残酷和死亡，而家乡则象征和平与希望，这一空间转换揭示了士兵在战后面面对的内心冲突和适应困难。此外，小说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描绘，展示了战争对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破坏。被遣返回乡的冈崎悠一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再是一个家庭的保护者，而成了需要照顾的病人；他也不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常人”，而成了精神异常者。这一角色转换反映了战争对社会结构的侵蚀，使家庭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战争的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井伏鱒二还通过展现冈崎悠一在精神层面的迷失与挣扎，展示了战争创伤对个体心理的深远影响。冈崎的精神错乱使他在和平的家乡环境中重现了战场的幻象，通过描写冈崎悠一发病时的种种荒诞行为，井伏揭示了战

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扭曲和摧残。

二、不同叙述者视角下的空间转换

《遥拜队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间叙事形态，对文本时空关系采用了特殊的处理方式，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以及“回溯性”叙事的功能，从多个方面表现了空间叙事形式上的独特性，由此折射出作者在面对战争时复杂的心理。

井伏鱒二通过描绘主人公过去已发生的故事和当前时期的故事，并以此为主线，展现了冈崎悠一的人生轨迹。与传统的叙事方法不同，记忆被时间切断，也打破了线性叙事顺序，以物理空间为载体，故事以片段的形式由不同的叙述者讲述。通过前陆军中尉的冈崎悠一战后异常的言行在村内引起各种各样骚动的故事，回溯了冈崎悠一战前和战时的生活，故事在不同空间中展开，并通过空间的转换进行叙述。

这些故事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关联。过去的记忆似乎被嵌入到现在的生活中。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现在”，随着故事的展开，伴随“现在”这一空间的“过去”空间也逐渐出现，形成“圆环式”的文本空间形式。与井伏鱒二早期作品《山椒鱼》不同，《遥拜队长》具有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特征，通过叙述者的转移，在故事中嵌入另一个故事。

冈崎悠一因其“遥拜”习惯在军队中闻名。每当听到“好消息”时，无论何种场合，任何时间，他都会率领部下向东方、向天皇礼拜，三呼万岁，以示对“皇国”的忠诚。这种习惯无论在输送船上还是其他场合都被严格执行，甚至多次遥拜

同样的新闻。他不仅命令部下遥拜，还会在遥拜后进行训话。因此，他得了“遥拜队长”的绰号，而他的部队也被称为“遥拜小队”。这个绰号最初是其他小队和中队的士兵所起。一次遥拜之后，冈崎还特别指出：“这个部队由于遥拜而出了名，所以应不同于无名的时候，更要集中灭私奉公精神进行遥拜^[6]。”

战争结束后，冈崎悠一回到故乡，却依然以为战争仍在进行。他时刻保持战时的姿态和习惯，无论行走、坐卧，都像是仍然是一名军人。在进餐时，他背诵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军人守则；在行走时，突然高声呼喊“正步——走！”他还时常向东方遥拜。他精神异常时，开始对村里的人发号施令，命令他们“冲锋！”、“卧倒！”村民们对此反应各异，有的匆忙逃离，少数人则用拳脚回应，将他打倒在地。小说通过描写冈崎悠一的种种行为，深刻展示了战争对人类精神和心理的持久影响。尤其在战后日本社会，一些个体无法适应和平生活的深刻困境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通过不同空间的描写，如战场、家乡和村落等，不仅展示了物理空间的转换，还揭示了战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冈崎在战场和家乡两个不同物理空间中的行为反差，突显了战争创伤对个体深层次的影响，加强了小说的空间叙事特色。

在冈崎悠一的异常言行引发村内骚动的故事中，同时嵌入了另一个从西伯利亚遣返回来的栋次郎的弟弟与十视角的叙述。与十归国时，在从敦贺出发的火车上，与一名叫上田五郎的前曹长坐在邻座。上田五郎是山口县山村的出身，但他会唱与十家乡的一支名为《跑呀！》的民歌。这成为两人交谈

的契机，越聊越投机。通过上田五郎，与十详细了解了悠一在马来亚负重伤的经过及其精神失常的始末。原来，行军途中，在一次临时停车的桥上，友村不满地评论战争的奢侈，引起了中尉冈崎悠一的愤怒，悠一在严厉惩罚友村时不慎从卡车上跌落，撞到桥的混凝土残骸，导致头部受伤，从此开始表现出精神异常。通过这两个故事，小说刻画了冈崎悠一的一系列异常言行，展现出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后癫狂形象，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表明战争对人民的影响不仅在战时存在，直到战后仍然持续。

如上述的空间叙事结构所示，小说叙述者绝非单一。主要叙述内容以第三人称进行，而嵌入的叙述则由作品中的人物上田元曹长口述。在这种空间叙事形式中，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在“现实”和记忆中不断交替，视角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断发生交替。冈崎悠一作为叙事对象登场，随着叙述者的转变，空间也随之改变。小说开头故事发生的空间是主人公生活的村庄，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介绍了主人公冈崎悠一的精神状态，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描绘其异常言行。当叙述者转移到登场人物，故事空间转移到记忆中的战场，通过追溯过去来揭示主人公“发疯”的原因。

上述叙事方法的前提是存在双重或多重叙述者。随着叙述者的变化，空间的转换为主人公的塑造提供了多重视角。因此，读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主人公的经历，仿佛置身于具体的空间之中。

三、“战场”和“家乡”的空间切换与对比

在这种多重叙述和物理空间转换中，小说通过细致的场景描写和心理刻画，使

得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立体和复杂。不同叙述者和空间的切换，不仅揭示了悠一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不同状态，还通过这些状态的对比，反映出战争对个体精神和行为的深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成功地将悠一的个人悲剧与战争的宏大背景相结合，使小说的叙事更加丰富和深刻。

小说开篇生动描写了悠一的异常行为，他在精神错乱中以为仍身处战时，频繁进行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遥拜和训辞行为，在和平的战后环境中显得异常突兀。展现一个战后复员回乡，但精神仍时常回溯到战场，形成了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交织的形象。通过描写不同的空间场景，如村庄的日常生活和遥拜场景，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由战争创伤和心理错乱交织而成的世界。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小说不仅揭示了战争对个体精神的摧残，还展现了平时时期人们如何应对和理解这种创伤。在这种背景下，冈崎悠一的异常行为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在面对战争遗留问题时的一个缩影。在小说结尾，冈崎悠一在公共墓地的异常行为再次强化了这一点。他用皮带不停抽打墓碑，仿佛将墓碑视为战场上的下属。随后，他偶遇上坟的与十、栋次郎、桥本屋和新宅，不仅将他们当作士兵，还将他们上坟的豆沙包当作御赐糕点，要求“士兵”答谢天恩，向东方行遥拜礼。^[7]

小说开篇便让主人公登场，并未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描写，通过结尾与开篇前后呼应，使作品浑然一体。中间部分采用倒叙手法，详细介绍了悠一的家庭及其悲剧的从军经历。接着，通过同村青年与十在从西伯利亚遣返回乡的途中，从冈崎悠一所在特种小队的上等兵上田五郎那里，得知悠一在马来西亚负伤及导致

精神异常的经过。这种圆环式空间叙事手法通过环形结构，描绘主人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故事从开始到结束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将冈崎悠一不时“发疯”的状态作为既成事实予以展现。因此开篇时空节点落在战后的家乡，冈崎悠一的异常言行在村子里产生了各种骚动：

根据这个地方的方言，把村子里出了乱子叫作“村子里晦气”，而屯子里出了乱子，就叫作“屯子里晦气”。所谓“屯子”，就是小屯或左邻右舍。所谓“晦气”，意思就是出了糟心的事，给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捅了漏子。就在这个叫大字筐山的屯子，同样由于不时地会“屯子里晦气”，屯里的人都为之作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原来的一个陆军中尉，名叫冈崎悠一的，是他那异乎寻常的言行造成的。^[8]

这段描写提及了两个重要信息，分别是冈崎悠一的异常现状，和由于他的异常言行过去给村里人带来种种麻烦。开篇便让读者了解到，冈崎悠一因战争所致的精神异常，成为了村民生活中持续存在的扰乱因素。冈崎悠一的精神状态，使得他经常在村子里进行毫无意义且令人不安的遥拜和军事训辞，这些行为不仅让村民困惑和恐惧，也打破了村子原有的宁静和秩序。作者通过具体的情景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示了冈崎悠一在和平时期仍然固守战时行为的荒谬和悲哀。

以他的精神异常这一既成事实为前提，小说随即提到“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捅了漏子”的记忆。不仅强调了冈崎悠一对村庄平静生活的破坏，更揭示了战争的

深远影响仍在继续摧残人们的生活。村民们曾经的安宁生活因为战后精神创伤者的存在而被频繁打断，冈崎战时残留的习惯和行为，不断地将战争的阴影带回到和平的村庄。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巧妙地将战争的创伤与日常生活的矛盾融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在揭示战争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时，更具震撼力和现实感。

这一段落不仅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通过空间叙事手法，在战场和家乡之间的不断切换，展现了残酷的战场与和平部落的对比。冈崎悠一在村庄中的异常行为，使得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曾离开战场的灵魂，尽管身体已经回到家乡，但精神依旧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这样的空间叙事手法，增强了小说的层次感和深度，使得《遥拜队长》在战争文学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其圆环式空间叙事的独特构思，显著区别于一般日本战后的战争题材小说。《遥拜队长》并没有直接描写军国主义的暴行，而是通过主人公冈崎悠一从离开村庄到返回村庄的闭环结构及其一系列病态言行，揭示出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军国主义思想遗祸深远，仍在继续毒害人的精神。

通过冈崎悠一的故事，作品不仅揭示了战争对个体的深远影响，还警示了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社会中的潜在威胁。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使《遥拜队长》在日本战后文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四、家庭、部落：权力空间的塑造

在小说中，战场和家乡作为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在战场上，冈崎悠一接受了严

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形成了对权威和服从的强烈依赖。而回到家乡后，他的这种军事化思维和行为与和平的村庄生活格格不入。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权力不仅仅通过法律、机构等显性方式来表现，还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关系来实现。在《遥拜队长》中，冈崎悠一的极端人格形成，与他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为了揭示冈崎悠一的极端人格，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这个作品世界。

（一）家庭环境影响

《遥拜队长》可以看作是井伏鱒二基于其战后解除征用、再次回国的从军经验创作的一部作品。井伏曾表示，“解除征兵回国前的一年经历，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冈崎悠一的从军背景是当时战局已经扩大，各军事学校争相招收学生，而悠一也参加了这些招生考试，小说中对其从军经历描述如下：

他从少年军校出来，又经历了士官学校，二十二岁就被授与少尉军衔。他被派到马来亚去，是他当上小队长后第三年的十二月，转年元月，在马来亚中部的吉隆坡，又接受了内定为中尉的命令。^[9]

这些经历是村民从冈崎悠一的母亲口中听到的，显示出母亲对儿子成就的骄傲。由于家庭背景的限制，冈崎的母亲凭借坚韧与勤劳，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还促使儿子取得了如此成就。然而，这些行为也有其另一面，展示出长期承担家庭责任的母亲对家庭空间的强烈控制欲。小说中描述如下：

悠一高小毕业的时候，由于他娘

的劳动，一家的光景甚至达到了稍有富余的程度，正房、仓库都翻盖成瓦顶的，宅子周围种上了一圈杉树，院门口还竖起了巨大的水泥柱子。虽说这和杉树篱笆以及四周的景色一点也不协调，但对悠一娘那股子连在门柱上都不惜大量破费的好强劲头，左邻右舍不得不刮目相看，这一家的声望也就自然地提高了。^[10]

在小说构建的空间叙事中，房屋被塑造成一种彰显权力的空间。“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可以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11]。如上述引文所示，悠一母亲凭借勤劳不仅使家庭的生活稍显富裕，还翻修了正房和仓库，门口竖起了气派的水泥柱子，甚至改装了水井。这些对房屋及屋前屋后进行整改的细节，无一不体现了房屋作为家庭空间，是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这种现象与悠一母亲对家庭空间的强烈掌控密切相关，并通过登场人物第三人称视角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水泥门柱与周围篱笆和景色不协调，改建后水井吊桶铁链的嘎啦声在整个村子里都清晰可闻。为了让邻居们都听到水井铁链的响声，母亲甚至不必要地多次汲水。“左邻右舍不得不刮目相看，这家的声望也就自然地提高了。^[12]”以此展示了悠一母亲为了获得村里人的关注和尊重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显然，村里大部分人也相当了解悠一母亲的这种心理。因此，当村长和小学校长劝说冈崎悠一应考军事学校时，两人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对悠一母亲一手塑造的家庭空间进行夸赞，从而达到劝说目的。校长对水井响声表现出浓厚兴趣，村长则用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来赞扬这一声响。这些赞誉让悠一的母亲毫不犹

豫地同意送悠一去军事学校。然而，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悠一的人生悲剧。福柯^[13]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权力不仅通过显性的权威和暴力来施加，还通过规范、纪律和规训等隐性方式来运作。悠一母亲对家庭空间的改造和控制，就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运作方式。她通过对家庭空间的掌控，塑造了家庭成员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对冈崎悠一的人格形成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房屋成为了一种展示家庭声望的空间，这一家庭空间的塑造遵循着权力的逻辑，权力通过家庭空间来发挥作用。冈崎悠一的母亲通过改造和装饰房屋，试图在邻里中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这种行为不仅反映了她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还揭示了她对家庭空间权力的控制，最终对冈崎悠一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冈崎的悲剧。

（二）部落人物群像

在探讨家庭空间对冈崎悠一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部落这一更大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这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舞台，更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缩影。随着战争影响的扩大以及战后民主的普及，普通百姓追求和平的信念越来越强烈。日本战败的同时，时代也进入了相对的安稳期，不仅小说中展现的部落，现实中日本各地在生活层面上也逐渐恢复日常。从部落稳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整体风貌。尽管如此，潜伏在平静的部落日常生活背后的阴霾，即使战争结束也没有消散。

冈崎悠一作为伤痕累累的军人，回到故乡的笹山部落后，对于他的异常言行，村民大多倾向于假装不看。

他的眼睛仍然往上吊，脑袋微

微地颤动，很明显，他很快就要吼叫了。他一叫，听到口令的人，不是服从命令，就是抓住他，把他带回家去，二者必居其一。

“怎么办，服从命令吧？”桥本屋小声地说。

“难得与十来上坟，今天还是和和气气的吧。”栋次郎也小声地说。

“那好吧，大家站好。与十兄，那就这样照口令做吧。桥本屋提醒说。

“快，快，装备就那样也行。快一点，快！”悠一说话比较温和。

一排四人，栋次郎，桥本屋，与十，新宅，按高矮站好了队。^[14]

小说以诙谐讽刺的笔调描绘了冈崎悠一将村民当作部下，用严厉的军事用语呵斥他们，并要求他们向东方遥拜的荒谬行为。这种荒唐的行为不仅展现了他精神错乱的症状，也揭示了他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困扰的深刻影响。井伏鱒二通过这些场景不仅仅是展现人物的荒谬和幽默，更是深入探讨了战争对个体身心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军国主义思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扭曲作用。这种对精神崩溃和幻觉的描绘，使得《遥拜队长》成为了一部深刻反思战争意义和军国主义恶果的文学杰作。

另一方面，这样滑稽的场景下，面对曾是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异常者，村民们并未采取任何积极举措，而是展现出回避可能的问题和麻烦的姿态。他们对悠一的异常言行保持沉默和顺从，即使这些行为在部落中引起了各种骚动，也没有一个人带他去治疗精神疾病。这种反应反映了村民们的消极主义态度。换句话说，不仅是小说中的村民，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

日本人也是因为这种“消极姿态”而助长了军国主义。村民们内心虽然厌恶，但只要察觉到作为权力代表的军队用语具有某种威力，他们便害怕并认为最好顺从。这种行为显示了普通百姓在面对权力时的无力和恐惧。

村民们对冈崎悠一的异常行为选择回避和顺从，展示了他们对军国主义残余力量的恐惧和无力反抗。这种细节描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创伤和军国主义遗毒的复杂态度。

五、社会空间中的悲剧根源

在《遥拜队长》中，对故事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描写如下。

那时大陆上的战局已经扩大，军事系统的学校招收的学生为数甚多，同样属于军事系统的那些招收低年级学生的学校，也都在拼命活动，急于招到更多的学生。军事当局命令全国各市镇村长，采取手段，用推荐的办法让学生前来应试。悠一就是参加这种考试的一个。^[15]

如前文所述，主人公的家乡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冈崎的家庭是他人生悲剧的导火索，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军国主义教育则是真正的根源。小说中详细描写了冈崎悠一在家乡的行为，他在村子里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随时命令村民进行“冲锋”“卧倒”等军事动作，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士兵。这种行为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展示了从战场到家乡的转换，更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了他从军人到平民身

份的错位与冲突。

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推行皇统思想和武士道精神，这种观念极大地鼓吹了日本国民为军国主义服务，并视任何违背天皇旨意的行为为不法。皇统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和灵魂，尤其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期间，愚昧和盲信达到了极端。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冈崎悠一在恶劣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同化成了一个如同“战争机器”般畸形的产物。他对任何违背皇统思想的言行极为不容。仅仅因为士兵友村一句对战争不满的言论，便实施加害行为，暴露了日本法西斯军人残暴和人性的彻底泯灭，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彻彻底底的战争加害者。

另一方面，冈崎悠一的个人生活、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富足家庭也被军国主义彻底摧毁。他本是母亲心中值得向村里人炫耀的骄傲存在，然而，军事学校的训练将他培养成战场上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对待士兵凶狠无情，对天皇顶礼膜拜的。冈崎悠一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军国主义教化下的“战争武器”，他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战时社会对个体的彻底摧毁和人性的丧失。

《遥拜队长》作为井伏鱒二的代表作，不仅在表面上充满了谐趣和嬉笑怒骂，更通过主人公冈崎悠一荒唐的言行和荒谬的情节，深刻揭示了军国主义对个体的毒害和战争的恶果。井伏鱒二在描绘这一人物时，不拘泥于单一的表现形式，而是巧妙地将讽刺与同情交织在一起。他以幽默的笔调探讨人性的扭曲与丑恶，同时在荒诞的情境中展现出深刻的哀伤和思想的深度。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使作品生动有趣，更让读者在笑声背后深刻反思军国主义带来的破坏力和社会对个体的摧

毁。通过《遥拜队长》，井伏鱒二展示了他作为文学大师的深厚功底和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怀的思想内涵。

结语

井伏文学以深刻描绘人物形象为核心，通过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映射出广阔的社会现实。其作品创作特征源自于独特的空间体验，特别是在战争经历中，更加明显地展示了特定时代普通民众的悲惨命运。这种感受自然地融入井伏的小说创作之中。经历过战后日本的重建与复兴，井伏深刻理解战后世界在和平与稳定背后的动荡。因此，他的小说不仅关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也关注战后人类在生存、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展现的空间重建与整合等现象。

《遥拜队长》通过空间展示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串起整个故事情节，并以时空

交错的叙事方法使小说具有鲜明的空间化特征。冈崎悠一的故事发生在战场与家乡两个主要的物理空间中，但这两个空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转换，更是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转换。在战场上，冈崎悠一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执行者，他的身份是指挥官，充满了对天皇和国家的狂热忠诚。而回到家乡后，他虽然物理上回到了和平环境，但心理和社会身份仍停留在战争时期，无法适应战后的平民生活。井伏通过这一描写揭示了战争对人类精神的摧残，认为这种摧残比物质匮乏更为严重，值得深刻批判。井伏的文学作品中还反映了各种空间重建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人性的影响。总之，井伏文学以空间反映现实世界为基础，通过其作品传达感受，唤起读者对人类苦难和生存问题的共鸣。这种共鸣超越语言和国界，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读者更能深刻体会，这也是井伏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注释：

- [1] 涌田佑編『井伏鱒二事典』，明治書院，2000年，第83頁。
- [2] 赵红红、唐源琦：《当代“空间叙事”理论研究的演进概述——叙事学下空间的认知转变与实践》，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74-81页。
- [3] 王宁：《井伏鱒二小说中女性形象之叙事学分析》，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第6页。
- [4] 奥野健男『日本文学史』，中央公論新社，1970年，第174-179頁。
- [5] 同[2]。
- [6] 井伏鱒二著、柯毅文译：《井伏鱒二小说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8页。
- [7] 同[6]，第212-213页。
- [8] 同[6]，第187页。
- [9] 同[6]，第194-195页。
- [10] 同[6]，第194页。
- [11] 袁超、李建华：《论空间权力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72-77页。

[12] 同[6]，第194页。

[13]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14] 同[6]，第212页。

[15] 同[6]，第194页。

※本稿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1619）的阶段性成果，林敏洁为本稿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